

母亲是一种味道

□云翦愁

妈妈让二姐拍照给我看她养的鸡一天下的蛋,还说送90个给我。还是妈妈好。

空间五花八门的说说里,随便瞟了一眼,便被这条说说的温暖蓦然俘虏。附的图片一只沾满了饲料的白色瓷盘里,聚着一堆同样沾着饲料粉末的红的白的鸡蛋。其中一只发育不良特别小的,像只鸽子蛋。空间主人感叹还是妈妈好。下面第一个评论的百合/雨中说:“还有五斤小米呢,我让她带2斤去。”这内容和口气,应该是说说中的女主角——妈妈。

百合/雨中,在妈妈的秘密里,这个网名透露了她一直藏在心底里不曾老去诗意少女情怀。但在她的孩子面前,她是世俗到鸡蛋小米被单的烟火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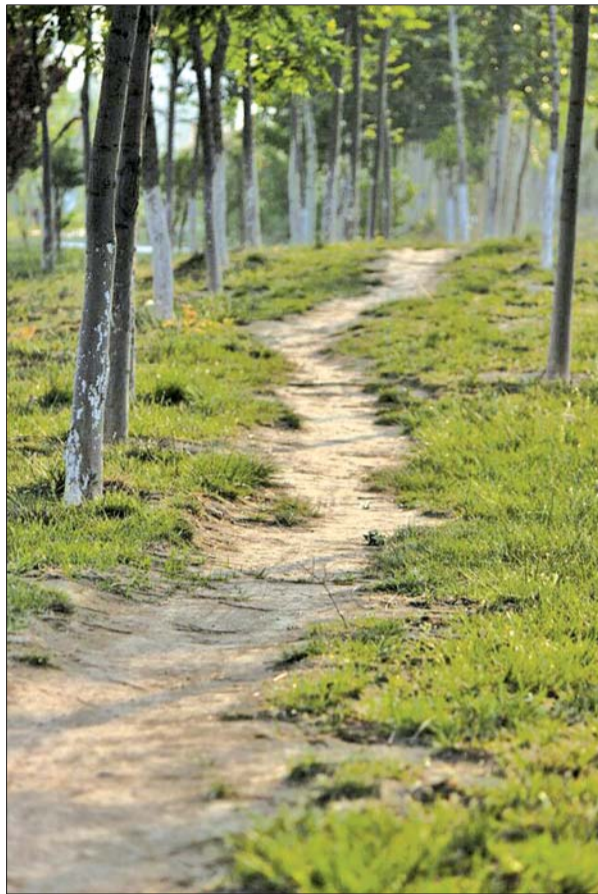
鸡蛋曾是珍贵的食物,在我幼时,只有发烧感冒出水痘的时候,妈妈才舍得用长柄油勺炒一个,热乎乎端到我嘴边,喂给我吃。哥姐唯有眼巴巴干望的份。后院子妈妈养了一大群鸡,一天收十几个蛋。攒在一起拿到市场上卖是家里一项主要收入。妈妈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色碎花衫,梳着两条辫子文静地从耳旁垂到胸前。她就地蹲在群衣衫土土的卖鸡蛋的人中间,一笼近百个鸡蛋紧紧靠在膝下,沉默着等人光顾。幼小的我缩在后面墙根底下,离开妈妈一段距离。恐慌、无措、生涩、羞涩,看着妈妈的身影心里还充满了酸楚与难堪。

也许妈妈的样子确实楚楚可怜,所以印象中不多的几次跟她一起卖鸡蛋时,她的鸡蛋

总是被很快买走。卖完鸡蛋变得有钱的我们走在街上,我看中一件西装领,腰间系带,光滑防雨布料,淡淡暖橙色的休闲上衣。妈妈看了也觉得很时尚,毫不犹豫掏钱买了一件给我。那件衣服穿了好几年都还不断被人家问起哪里买的,好洋气!直到它后来装不下我发育长大的身体,便不再穿了。成年后某次翻妈妈用了十几年的老衣柜,发现自己好看的旧衣服都收拾在一只鲜艳的红布包裹里。里面竟然还有一张边缘已破损的旧画,那是哥结婚时我顶着大太阳去镇上买回来布置新房的一张画。后来哥搬房子,扔掉了许多旧物。妈妈记得那张画是我买的,特地把它捡了回来。

去年冬天回家住了一个月。第一天到家时,父亲泡茶给我和开车送我回来的同学。妈妈则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当时天上飘着小雪,隔着玻璃门,我发现妈妈的腿不好了,走路时两只肩膀一高一低地耸着,差点当场失控痛哭。我不善于人前暴露自己的脆弱,于是狠狠忍住了。云淡风轻跟同学聊天,等妈妈回来,她告诉我,“我到对面餐馆叫了两碗韭菜大肉馅饺子。天太冷了,要吃点东西。”十来分钟后,餐馆老板娘一手一碗穿过马路送了过来。我和同学一点也不饿,但还是顺从地接了过来,对坐在火炉前,隔着白雾腾腾的蒸汽,两人同时不争气地泪流满面。

最后一天临走,我屋里屋外忙打扫,妈妈把我拉到后面充当仓库的新房子里,“我藏了一瓶蜂蜜没舍得吃,正好给你带上。是去年春天借住在咱老屋的养蜂人送的。”妈妈弯腰打开一只简易木箱,用塑料薄膜



母爱,恰似蜿蜒的小路,平凡而没有尽头。 忆秋寒 摄

密实地裹了好几层的玻璃瓶,因为存放太久,已有结晶体溢出沾在外面。我去西安时送了同学一瓶路上农妇摆卖的蜂蜜。这一瓶自己留着,一路坐车、乘飞机、长途跋涉随我到了广东。

记得那天在家吃的最后一顿饭,绿辣子炒肉片、炒鸡蛋、

粉条拌黄豆芽、自家腌的咸菜、合饼。都是妈妈百忙中特地为我张罗的。全部都是我爱吃的。合饼甜甜软软,散发着小麦最原始的味道,醇厚,悠长。倾尽此生也不能忘记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在喜欢的食物里,在每日的一饮一食里。质朴如土地,须臾不曾远离过。

母亲的愿望

□李滨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地发现母亲真的老了,岁月染白了她的头发,皱纹也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脸上。忽然有一天,母亲对我开口说:“小朋,娘年纪大了,你有时带着娘出去转转吧!”

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一辈子不曾走出去,最远的地方也不过是从一个县区到另一个县区。我答应她等有时间我带着她出去旅游,见世面。母亲见我答应了,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脸颊上绽起了两朵桃花。

然而,答应陪母亲出去旅游的想法因为我的忙碌搁浅了。每次回家,母亲见到我都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是想问出去旅游的事,可是我竟装作不知

道混过去了,我隐约看到母亲望见我离家走时眼里泪花打转。

后来,有一次过年,母亲在吃饭的时候提议以后每年照一张全家福,我心想现在照相方便,手机就可以,我便答应了母亲。我也知道母亲这样做是因为父亲身体不好,趁着父亲身体好的时候多留些念想。

可是这件事到最后也流产了,原因是那年过后,人从来没有全过,固执的父亲坚持人都在的时候再拍。母亲拗不过父亲,照全家福这件事便再没有人提过。我是知道母亲在那时是多么失望与难过的。

再后来,母亲说我们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最好的也只不过一个月打几次电话,母亲说想孙子,很想很想,希望我们能多回家看看。我知道,再好的

理由也搪塞不了,面对母亲的乞求,我竟无语凝噎。

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开车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家看望父母。父亲还是老样子,然而母亲确乎是老得不像样子了,我竟感觉有好几年未曾见过她一样,我的心里涩涩的。母亲得知我们要来,特地做了一桌子好饭,但我却尝不出先前的美味了。

那次从家回来,母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母亲声音有些哽咽,她说她最近胃口不好,夜里常常一有动静便失眠,腿脚也痛,眼也不好使。怕是要走在我父亲的前头。我一面劝她不要乱想,一面却在暗暗地抹着眼泪。

有好几个晚上,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的脑海里总是闪过母亲的模样和她电话里说

过的话。我倏地想起小时候母亲对我总是百依百顺,有时甚至对于那些无理的要求也总是尽量满足我。有一次就因为我想吃脆果子,母亲竟骑行了近二十公里跑到别的县区的集市给我买来。脑海里一件件儿时的事情打开了我泪水的阀门,我的泪腺早已饱满,我裹着被子大哭了起来。

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苦短,况且父母已至暮年。母亲的愿望简单而又朴素,而我却从未在意,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推辞,我竟后怕当父母突然不在时再尽孝的悲苦。想到这些,我锥心般疼痛,我决心要实现母亲的愿望,多带父母出去走走,多给父母拍些照片,多回家看看父母,也许现在尽孝还不晚吧!



▲举起相机的刹那,我想不起花名,然而我愿意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把它当做康乃馨。 忆秋寒 摄

母亲的槐花饭

□鹿永柱

春的末梢,天气有些热了。漫步于村头巷尾,空气中总会裹挟着淡淡的清香,抬眼望去,一串串柔曼的槐花早已缀满枝头。淡雅素洁的槐花开得热烈奔放,汪洋恣肆,铺天盖地般占据你的视野。槐花似雪非雪胜雪,花香并不馥郁,淡然家气,却令人忍不住多吸几口。洁白的花儿又像长着翅膀的小鸡雏骨碌在春天的新绿里。

母亲说:“槐花开了,去摘点,做槐花饭尝尝鲜。”于是我把镰刀绑到竹竿上,来到胡同里的槐树下。一串串槐花如小小的白灯笼,闪亮着你的双眼,在枝叶间,随风摇曳,自有万种风情,让你不忍打扰,怕惊了谁的春梦,可那花香又引诱着你,让你觉得槐花可亲可近,要不村里怎么会有好几个女孩叫槐花呢?朴素的槐花如邻家女孩铅华洗尽,落落大方。“快点呀。”母亲的催促打断我的遐思。我只好把镰刀举到枝头,或削或拧,槐花应声落地。摘一串放入口中,甜津津,清香弥漫。

摘满一篮子拿回家,母亲开始忙碌起来。母亲把槐花摘去叶子,只留花苞,用清水浸泡一会儿,而后捞出沥干水分。加入两勺白糖,搅拌均匀,再加入面粉,母亲手指上下翻飞让槐花在里面多打几个滚儿,沾满面粉。母亲把槐花放在蒸笼上,大火烧开,再转小火,蒸几分钟就好了。

母亲早把蒜泥准备好了,槐花饭脆香醇美,微微的蒜辣味包裹着淡淡的清香,美妙的滋味充盈于唇齿间。母亲说:“春天吃一顿槐花饭真好。俺小时候吃的是啥呀,又有啥可吃呀!”母亲思绪悠悠,我仿佛看到了饥馑岁月中蹒跚而行的母亲。

母亲接着说:“早三年,涝三年,地里的庄稼是没有指望了,可也不能眼睁睁饿死呀。榆树皮、地瓜秧放到碾里碾碎,用筛子筛一下,掺上一丁点玉米面,攥成窝头,可就是这也吃不饱。春天青黄不接,好在榆钱长好。过不久,槐花又开了,心里急急地弄来槐花,洗好后,你姥姥把一小把玉米面细细地撒在槐花上,蒸一锅槐花饭,感觉真好吃。还是现在好啊,想吃啥吃啥。”

母亲的槐花饭珍藏在记忆深处,只有面对我们姐弟几个才会真情流露,轻声诉说着过往。姥爷临去世时全家吃的是红高粱窝头,可也吃不饱。姥爷说想吃一口槐花饭,可大热天哪有槐花呢?姥爷带着对槐花的念想离去了。过往总不忍触碰。

槐花年复一年清香着春天,母亲一年年做着槐花饭,母亲说春天吃一顿槐花饭真好,好像也是对姥爷说的。

有妈才是家

□书涵

火车笛鸣
敲碎谁的梦境
背包里妈妈新烙的大饼
不时透过衣服的夹层
兜里偷偷搁置的小青杏
是昨夜最挂心的叮咛
前行 前行
妈妈 不要留
我想走

尘烟四起
掩盖谁的苍穹
手提袋里搁置的崭新衣物
覆盖厚厚的泥土和油脂
万家灯火通明
谁让躁动心灵栖息
游移 游移
妈妈 不要怪
我想回

路灯闪烁
照出谁的身形
家门口的老婆婆
踮脚望了一波又一拨
黑暗里的寥寥轮廓
是曾经想要摆脱的枷锁
远归的落魄
摸索 摸索
妈妈 不要哭
我已归

缺失的当口
冥冥想起
有妈才是家